

## 第一章

夜色如墨，無邊無際。

銀色的月亮被厚重的烏雲層層掩蓋，微弱的光芒穿不透雲層，使整個世界陷入一片漆黑。

一聲聲夏蟬的鳴叫從窗外隱隱傳來，攪得空氣都為之煩躁，卻打不斷室內的陣陣呻吟。

伴隨著傳出的，還有彷彿置於雲端般，透著快感的喘息。

一片漆黑的室內，床上的兩具肉體不斷劇烈碰撞著，還有「滋滋」的水聲隱約傳來。

空調吹出的冷氣不足以熄滅肉體裡越燒越旺的火，沉淪於情慾中的人聽不到遠處滾滾而來的雷聲，只將全身心都投入這場彷彿要毀滅彼此的性愛中。

「啊……哈……再……快一點……」被壓在身下的人含糊不清地低喊著，緊緊摟著身上不斷衝刺的男人的脖子。

修長的手指扒在男人肩上，他仰著頭，大口呼吸著清涼的空氣。

男人不斷撞擊著他的下身，緊窒火熱的甬道陣陣收縮，引得男人微微顫慄起來。

終於，男人在一陣猛烈的攻擊後僵直了身體，腫脹到極限的分身跳動著噴射出慾液，直直灌進了他緊縮的甬道中。

幾乎與此同時，他勃起的慾望也在一陣幾乎滅頂的快感中洩出，白色的慾液噴到男人的小腹上，再滴落到他身上，勾勒出一幅淫靡的畫面。

男人倒在他身上休息，兩人的下體還緊緊相連，在輕微的摩擦中，彼此的脈搏變得無比清晰。

漸漸安靜下來的室內，飄散著情慾的味道，靜靜地提醒著床上的兩人剛才那場情事的激烈程度。

緩過勁來後，裴安伊伸手打開了床頭的檯燈。

柔和的橘色燈光照亮了房間，對於在黑暗中待了許久的眼睛來說卻顯得過於刺眼，他不得不閉上眼睛，等待短暫的不適感過去。

伏在他身上的人動了動，半晌後慢慢撐起身體。

裴安伊睜開眼睛，看著施煒因為沒有戴眼鏡而顯得有些矇矓的視線，微微笑了笑，「你今天是怎麼了？看到顧恒終於可以和計曉楓在一起讓你這麼不開心？」

施煒原本還埋在裴安伊體內，正打算再來一回的慾望，在聽到這句話的瞬間疲軟了。他一聲不吭地抽出自己，起身往浴室走。

裴安伊看著他的背影，天生水潤的眼睛裡竄過一絲譏笑。

他坐起身，感覺有溫熱的東西慢慢順著身體裡的某個地方流下來，沾到床單上，變成黏膩的一片。

他突然不知道自己在譏笑施煒什麼，其實真正可笑的人，是他自己才對。

下了床，剛才運動過激的雙腿有些打顫，他得扶著床頭櫃才能站穩。

無視正順著大腿往下流的液體，他一步步挪進浴室。

施煒正好沖完了澡，看到他，依然面無表情地擦拭著自己，沒有說話。

裴安伊安靜地走進淋浴間，打開熱水，沖洗布滿了汗水的身體。

他艱難地把手指伸進剛才一再被掠奪的後庭，把施煒射在裡面的東西徹底掏弄乾淨，這才鬆了口氣。

淋浴完畢，他隨手抓過一件浴袍穿上，回到房間。

施煒正坐在床頭抽煙，白色的煙霧瀰漫了整個房間，讓人不適。

裴安伊走到窗邊推開窗，讓風把那些害人的二手煙帶走。

他轉過頭，清秀的面容上又凝起了諷刺的神色，「施煒，你很不甘心吧？從小就裝乖，什麼都聽家裡安排，但到最後，還是什麼都輪不到你。」

「閉嘴。」施煒從煙霧後抬起頭，已經戴上眼鏡的眼睛裡射出犀利的光芒。

「就連以為絕對不會被認同的同性戀人，他也爭取到了。施煒，當你之前一邊勸著顧恒，一邊和我上床，心裡也很掙扎吧？」

「我說了讓你閉嘴！」

「我為什麼要閉嘴？」裴安伊直直看著施煒，眸光中帶著施煒無法理解的決絕，

「施煒，一個人不應該去做自己不適合做的事，就你這種個性，裝什麼乖寶寶？」

施煒突然從床上跳下來，衝過來一把扯住裴安伊的頭髮，惡狠狠地說：「裴安伊，我告訴你，你不要以為和我上了床，你就有多瞭解我！」

裴安伊被他扯得一條腿跪到了地上，吃痛地仰起頭，泛著水光的眸子裡卻沒有絲毫退讓，「怎麼？被我說中心事，惱羞成怒了？你有種，怎麼不敢承認你也有個同性情人啊？」

「你！」施煒咬緊牙關，咒罵了一句，一甩手把他推開。

裴安伊撞到了身後的窗戶，額頭刮在窗架上，傳來讓人心口發緊的疼。然後有什麼東西從額上流下來，他伸手抹了一下，紅色的，帶著腥味。

「我承認什麼？人家計曉楓是當紅的模特兒，你算什麼東西？就說你以前做的職業好了，我敢承認嗎？」

「那你想怎麼樣？讓我像這樣一輩子當你的金絲雀，然後看著你結婚生子嗎？施煒，你怎麼不承認你的野心，怎麼不敢承認你窺伺著顧氏！」

「閉嘴！」施煒怒吼一聲，抬起手想打裴安伊，但看到他額頭上不斷流下來的血，竟打不下手。

裴安伊坐在地上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著他，「我們分手吧。」

施煒怔了怔，慢慢瞪大了眼睛。

「分手吧，有個做牛郎的情人讓你覺得丟臉？那以後就各走各的，不再相干。」

房間裡一下子安靜下來，窗外傳來陣陣悶雷聲，轉眼，豆大的雨點就砸在窗戶上，滑落的水痕像交錯的淚痕。

施煒瞪大眼睛看著裴安伊，半晌後轉身走了。

「砰」的摔門聲讓還坐在地上的人一震。

許久，裴安伊才慢慢站起身。清秀的臉龐蒼白得沒有一絲血色，關上窗，他走進浴室隨手拿來毛巾捂著額頭的傷口，嘴角勾起了一絲苦笑。

原來，施煒心裡一直看不起他。

虧他一直以為自己終有一天可以守得雲開見月明呢！真是可笑。

讓人丟人的牛郎嗎？可他明明不是啊……

他就算賣，也只賣給了施煒一個人啊！

但是，原來施煒一直不知道。

扯下剛才弄髒的床單扔在地上，裴安伊直接躺上了床墊。

他按著額頭的傷口，直盯著天花板看，眸子在許久後輕輕闔上，心裡下了一個早就該下的決定。

而走出公寓的施煒，獨自走進漫天大雨中。

滂沱的急雨打在身上，砸得身體隱隱作痛，他卻只是低著頭往前走，腦海中閃過的，是十三歲那年第一次見到他的表弟——顧恒時的情景。

顧氏財閥是目前國內總資產排行前三名的大財閥，旗下擁有龍恒和天銳兩大集團公司。

顧恒的父親和他母親是親兄妹，本來兩人都擁有顧氏的繼承權。

但是因為母親沒有遵照家族意願聯姻，所以被趕出顧家，而且沒有得到任何財產。

一直到顧恒的父親當家作主，才重新承認母親和他與父親的地位。

十三歲那年，施煒就是跟著重新被承認的母親，第一次踏入顧家的大門。

那一年，顧恒只有十一歲，安靜地坐在椅子上，已經像個小大人了。

施煒沒有在這個比自己還小兩歲的表弟臉上，找到一絲應該屬於孩子的天真爛漫。

那時候，他無法想像一個孩子怎麼會成長成這樣。

但是之後，他母親卻對他說，如果他將來想在顧氏的財產裡分一杯羹，就要好好學顧恒。

施煒一直記得這句話，他確實想從顧氏的財產裡分一杯羹，因為他不想像他父親活得那麼窩囊。

在他眼中，父親雖然溫和老實，對母親和他都很好，但只是一個領死薪水的小職員，賺不了大錢，太窩囊也太沒用了。

在十三歲之前，他們住的是普通的小公寓，吃的是普通的食物。但一切，都在母親回到顧家之後改變了。

施煒不知道，從小過著千金大小姐生活的母親，怎麼會選擇了父親這樣的男人。

所以，他從小就發誓要成為有錢人，要給他的愛人最好的生活。

懷著這樣的抱負，他變得很冷靜也很冷血，骨子裡漸漸染上殘忍，外表卻要裝出溫順懂事的樣子。

施煒十八歲那年，顧恒十六歲，因為一個叫魏嚴的男孩子和顧家鬧翻。

那一年舅舅對他說，以後他也會繼承顧氏的一部分。他記得那天回家之後，興奮得整晚都睡不著。

但等到他二十四歲進了顧氏，開始在那個龐大的集團中工作後，他才意識到，舅舅所謂的繼承，和他想的不一樣。

他所接受的一切訓練，只是為了日後幫助顧恒掌管顧氏。

他終究只能是顧恒身邊的影子之一，做再多的掙扎，也改變不了他不姓顧的事實。而這樣的事實，讓他感到絕望。

所以當顧恒決定和計曉楓在一起，舅舅因此大發脾氣時，他甚至有幸災樂禍的感覺。或者說，他又看到了希望。

因為他知道，同性戀這種事在顧家絕對不會被容忍，這也就是為什麼他一直不敢告訴母親，他和裴安伊在一起的真正原因。

但他沒有想到，在許多年前，那個叫魏嚴的男孩子過世後，舅舅和舅媽的心態都變了。

顧恒，終究還是打贏了這場仗，重新和計曉楓走在一起。

就連上天都為他們祝福，沒有奪走生命垂危的計曉楓。

施煒那時候就忍不住想，難道這是所謂的命中注定嗎？顧恒注定可以得到一切，而他注定只能陪襯嗎？

不！不應該這樣的，他為什麼注定要陪襯別人，他憑什麼不能奪回他也有份的東西！

「可惡！你們給我等著，我總有一天會成功的！不會一輩子都受你們指揮、聽你們差遣的！」

停在無人的馬路上，施煒突然抬起頭，仰天大吼了一句。

雨水打進他的眼睛和嘴巴裡，他卻毫無所覺，只是瞪大了眼睛，恨恨看著那在他心中根本無眼的蒼天。

好一會兒，他才喘著氣低下頭，雨水順著他的頭髮和身體往下流，讓他逐漸清醒。回頭朝遠處幾乎已經看不清輪廓的公寓望了一眼，那扇還亮著橘色燈光的窗子讓他的眼睛有些刺痛。

分手嗎？別作夢了。

除非他們之間有一個人死了，否則，裴安伊就得一輩子做他的情人，永遠別想改變。

幾秒鐘後，遠處屋子裡的燈被關上了，施煒神色陰沉地收回視線，轉身邁步離開。他突然想起，第一次見到裴安伊的時候，也是這樣的大雨天。

那是兩年前，有一次，因為一件和他沒有什麼關係的事被舅舅遷怒，他很惱火，下班後就去喝酒。

要回家時，卻突然下起了大雨，他向酒吧借了傘，搖搖晃晃地走到自己的車子邊，卻看到有人衣衫不整地躲在車子後面。

那個人渾身都被雨淋濕了，縮成一團，不住喘氣顫抖著，看上去就像是被主人拋棄的寵物狗。

施煒正想趕人，那人卻抬起頭哀求地看著他，清秀的面容上那雙水潤的眼睛，彷彿在哭泣一般地望著他。

那一瞬間，他倏然從酒精造成的昏沉中清醒過來，忘記了質疑，就這麼傻傻地看著對方。

半分鐘後，有五、六個粗壯的大漢手持木棒從不遠處撐著傘跑過來，嘴裡罵著，

「那個賤人，找到的話非打斷他的腿不可！」

聽到那句話，縮在車邊的人明顯地抖了一下。

等那些人走遠，施煒打開車門，讓那個人上了車。

絲毫不介意那人濕淋淋的身體弄髒了他昂貴的跑車座椅，施煒發動了車子，開離那個是非之地。

回到家他才知道，這個被他撿回來的人名叫裴安伊，二十二歲，是從那條街上最有名的牛郎俱樂部逃出來的。

「求求你，不要送我回去好不好？我真的不想回到那裡去。」那時，面對著神色嚴肅的自己，裴安伊跪在地上，可憐巴巴地哀求著。

施煒其實打從心底裡看不起這種人，但是面對裴安伊的哀求，他竟然狠不下心。

「為什麼要去做牛郎？」他不屑地問著，眼睛裡射出的寒光幾乎讓裴安伊絕望。

「我……被騙的，他們一開始只說可以讓我打工、包吃包住而已。」

「為什麼要跟他們走？因為沒有錢？」

裴安伊點了點頭，秀氣的眉緊緊皺在一起。

「你的家人呢？」

「我沒有家人，我是在育幼院長大的，可是兩個月前，育幼院被拆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去做那種事的，你相信我！我找過工作，可是我只有高中學歷，好長一段時間都找不到工作，遇到他們的時候，我實在已經走投無路了。」裴安伊慌亂地說著，怕施煒不相信，還緊緊抓著他的衣襬。

施煒在他水潤的眸子裡看到了滿滿的害怕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看著這樣的裴安伊，他彷彿看到了在舅舅面前的自己，一股難以言喻的陰鬱在瞬間撞入胸腔。

他一把拉起裴安伊，把他壓在床上。

裴安伊慌亂地看著他，不明白他想幹什麼。

「你不想再回到俱樂部去了是不是？」冷冷地盯著他，施煒沉聲問著。

裴安伊急忙點頭，大睜著的眸子裡水波誘人。

「那麼，做我的情人，我養你。」

聽到這句話的瞬間，那雙晶亮眸子裡晃動著的水光全部凝結了，裴安伊傻傻地看著施煒，甚至忘記了要做點什麼反應。

施煒用手蓋住了他的眼睛，沒有聽他的回答，低頭重重吻上他。

那一晚，他用強硬的手段，逼迫那個在育幼院長大，單純到不諳世事的裴安伊屈服在自己身下。

在他的哭聲中，施煒占有了他，那種感覺，卻好像在拯救自己。

從回憶中醒來，施煒看著滿天灰色的雨幕，自嘲地勾起了嘴角。

原來，時間竟在不知不覺間流逝得讓人毫無所覺，距離那一晚，竟然已經過了兩年。

那之後，裴安伊真的留在他的身邊，做他的情人，守在他給的房子裡，安靜地等著他去，聽他發牢騷、供他發洩慾望。

只不過經過這兩年，當年那個單純的裴安伊已經徹底不見了。

他學會了隱藏自己的真實情緒，學會用虛假的笑容去迎合身邊的人，更學會了在施煒時不時粗暴的做愛中不著痕跡地化去自己的痛苦。

他變得圓滑老練，越來越像自己。

正因為越來越像，所以施煒知道，他看得到自己的野心，他說的每一句話，都是對的。

其實施煒很清楚，裴安伊很聰明。

他早就看透了一切，只不過壓在心裡，只在自己最需要人刺激的時候，站出來刺激自己。

就像今晚，他故意說出那些話讓自己發怒，讓自己把積在胸口的火氣爆發出來。這樣，過了今夜，明天他才能再裝出那個溫和的表象。

剛才，不應該對他動粗的……

想到這一點，他不禁覺得有些後悔。

兩年的相處，說沒有感情那是騙人的。施煒總覺得，雖然他不能說有多愛裴安伊，但至少是喜歡他的。

喜歡他，而且想繼續維持他們之間的關係。

儘管，他從來沒有問過裴安伊，是不是也願意繼續維持下去。

只是在他的概念裡，裴安伊是離不開他的。至於這種荒唐的自信是哪裡來的，施煒自己也不知道。

「鈴鈴……」一陣刺耳的手機鈴聲突然響起，施煒從神遊中回過神，匆匆跑進了已經近在眼前的高級公寓。

他給裴安伊的房子，就在離自己家走路不到十五分鐘的地方。

電話是顧恒打來的，施煒特意把最難聽刺耳的鈴聲作為他的來電答鈴。

「阿恒，找我？」接起電話，他已經把聲音調整到平常的狀態。

顧恒很快回了話，「嗯，阿煒，不好意思，上次歐洲商業高峰會決定的企劃出了點問題，需要有人過去處理。不過曉楓剛出院不久，我不放心他，所以想讓你代我去一趟。」

施煒怔了怔，想了幾秒後答應，「好的，沒問題。」

「嗯，機票我已經讓祕書訂好了，明天下班後你就可以直接出發。」

「好，我知道了，放心交給我吧。」

「嗯，上次會議是你陪我去的，這件事只有交給你我才放心，明天我要陪曉楓去醫院複診，可能不進公司，就不去送你了。」

「沒關係的，曉楓比較重要。」

「謝謝，沒有別的事了。」

「好，那回頭見。」

「嗯，再見。」

掛上電話，施煒緊緊握著手機，心裡翻騰著厭惡的感覺。

又是這樣，為什麼每次都是別人做好了決定才來通知他，而他從來沒有選擇的餘

地？

即便如此，他卻還是要裝出笑臉，表示自己的順從。

他受夠了這種生活，再也不想活得如此窩囊了。

在心裡下定了決心，施煒微微眯起眼睛，藏在鏡片後的眸光深沉陰鬱，和那個在人前總是溫和嚴謹的形象，相差極大。

因為這次的出差太過臨時，施煒只來得及和家裡人打了招呼，本來打算第二天去哄哄裴安伊，也因為下班就必須出發而只得取消。

一直到上了飛往英國的班機，他都還在想著回來之後一定要先去找裴安伊。

在英國待了三天，處理了相關的問題之後，在回來之前，歐洲分公司的同事順便陪他在倫敦逛了一圈。

施煒想到之前先動手是自己的不對，決定給裴安伊買個禮物賠罪。

雖然覺得裴安伊不會真的生他的氣，但總要表現出誠意才好。

轉了許多地方，最後他在倫敦著名的珠寶街上買了一對鑽石耳針，說是幫朋友帶的。

他記得裴安伊以前有一個耳洞，據說是小時候在育幼院被阿姨當成女孩子穿的，這些年沒看過他戴耳環，也不知道那個耳洞還在不在。

但施煒覺得，裴安伊很適合戴耳針，鑽石耳針和他的眼睛應該會很配。

「這種耳針啊，據說如果情侶兩人一人戴一邊的話，會帶來好運哦。」走出商店的時候，同事笑著說了一句。

「真的？什麼樣的好運？」

「就算吵架也不會分手，就算分開了也能重聚，很有趣吧？」

「說得跟真的一樣。」

「欸，我真的看到有人試過，還滿靈的！不信你回去跟你女朋友試試。」

「別開玩笑了，我是幫朋友帶的。」

微微笑了笑，他把裝耳針的盒子收進口袋裡。其實之所以要買一對，是怕裴安伊要是不小心掉了，還有一個可以替補。

他並不打算和裴安伊一人戴一個。

回國的飛機上，他忍不住開始想，裴安伊見到自己之後會有什麼反應，是會假裝還在生氣而不理他，還是會什麼都不計較地直接對他笑呢？

想著想著，竟然有種想馬上見到他的衝動。

施煒微微搖頭，對於自己這種搖擺不定的心態感到好笑。

他回國，就先去公司向顧恒做了簡報。然後把文件都交齊，他才離開公司。

開車前往裴安伊的公寓時，他看著放在副駕駛座上的小盒子，心裡有些激動。

幾天沒見到他了，竟然有點想他。

只可惜，施煒想了無數種見面時的狀況，卻沒有想到眼前這一種。

他買給裴安伊的公寓，已經換了主人。

新主人剛剛買下它，正在準備重新裝修。

他敲開鄰居的門，急切地問著本來住在四〇二室的裴安伊呢？

「哦，他前幾天就搬走了，說不會回來了，所以就把房子也賣了。」鄰居聳著肩回答，表示他也不知道裴安伊搬到哪裡去了。

施煒徹底怔住了。

不會回來了？那他能去哪裡？

原來他說的分手，並不是一時氣話，而是真的？

施煒這時才意識到，他對裴安伊的關心真的不夠多。

他竟然不知道裴安伊有什麼朋友，也想不出裴安伊離開這裡之後能去哪裡。

做了兩年多的情人，他對裴安伊瞭解的，竟然僅止於身體，頂多再加上個性。

但個性？他真的瞭解裴安伊的個性嗎？如果真的瞭解，怎麼料不到他會如此決絕地離開呢？

想到這裡，施煒嘴角勾起了一抹笑意，雖然他不知道自己在笑什麼。

## 第二章

晚上回到家，父親和母親都在等他，傭人做了一桌的菜，他一看就知道，今天應該是什麼特別的日子。

「阿煒，回來啦。」

溫柔的母親，在面對他和父親時，臉上始終是帶著笑容。但施煒知道，母親並不如表面上那麼幸福。

小時候，他好幾次看到母親晚上背著父親偷偷地哭。

哭泣的原因，他想應該是失望。

父親不是不努力，只是能力有限，只能做到這種程度而已，而這樣的程度讓放棄一切跟著他走的母親感到失望。

然而面對已經盡力的父親，母親什麼都不能說，只能把那些失望和心酸都裝進眼淚裡，趁無人時悄悄流乾淨。

施煒很清楚，現在的一切，都是母親爭取來的，是母親當年去求顧恒的父親，他們才能回來的。

「媽，今天怎麼這麼多菜？」

「今天是我和你爸的結婚紀念日。」母親和父親相視一笑，柔聲說著。

施煒怔了怔，半晌後朝他們笑笑，「怎麼不早點告訴我，我也準備點禮物。」

「沒關係，阿煒你以後記得自己的結婚紀念日就好了，這可是很重要的日子哦！我啊，就連什麼時候和你爸開始談戀愛都記得呢。」

母親說著，朝父親看了一眼，嘴角揚起的笑容中帶著幸福的味道。

父親也回握著她的手，「我也都記得的。」

看著這樣的父母，施煒突然覺得有點感動，他也終於明白，為什麼母親就算失望難過，也從沒想要放棄父親。

說起來，他從來記不住那些紀念日，以前唸書時候的女朋友、後來的裴安伊，沒有一個紀念日是他記得的。

「阿煒，你也不小了，該考慮成家了，你舅舅說，如果你沒有心儀的女孩子，不



如讓他給你介紹一個。」

吃了幾口飯，母親突然提起之前不曾提過的問題。

施煒靜靜聽著，臉上沒什麼表情，半晌才說：「還是算了吧，現在工作這麼忙，沒時間談戀愛。」

「男人成家可是大事啊，要是真的有適合的女孩子，工作可以先放一放嘛。」

「是啊，還是說，你已經有交往的女孩子了？」

父母一人一句勸說著，施煒的眉慢慢皺了起來，藏在鏡片後的眸子裡有著旁人無法理解的情緒。

「我……」想說我沒有，但是那一瞬間，腦子裡卻冒出了裴安伊的影子。

「如果有了女朋友，就帶回來吧，不用害羞。我和你爸應該還算是很好相處的公婆才是。」母親微微笑著，大家閨秀式的典雅笑容經過了這麼多年依然沒有絲毫變化。

施煒想，自己的父母確實會是很好的公婆。但是，他卻不見得會是個好丈夫。

「媽，沒有。結婚的事我暫時不想考慮，讓我再瀟灑兩年好嗎？」放下筷子，他認真地看著母親，終於讓母親放棄了。

「那好吧，這畢竟是一輩子的事，慎重些也好。」

「嗯，謝謝爸媽。」

順利過了關，他心裡鬆了口氣，拿起筷子繼續吃飯。對現在的他來說，實行他心裡想了許久的計劃，比結婚之類的事重要多了。

施煒第二天早上到公司，看到樓下會客室裡聚了不少人，而且看相貌，似乎都是剛畢業或者還沒有畢業的年輕人。

「這些人是來幹麼的？」經過櫃檯，他忍不住問了一句。

「是來應徵的，總裁需要一個祕書。」

「祕書？」施煒皺起了眉，顧恒不是已經有了祕書嗎？怎麼又要招一個？

「因為總裁最近不能正常上班，需要一位可以在公司和他家兩頭跑的助手，所以我們決定招一位實習祕書。」

「只招一個人，卻來了這麼多面試者？」

「是啊，畢竟是顧氏招總裁祕書，前仆後繼也很正常。而且總裁說了，如果做得好的話，之後可以升正式職員。」

「是誰負責面試的？」

「總裁本人，就在一樓會議室裡。」

施煒沉吟著點了點頭，又朝人群看了一眼，才轉身往電梯間走去。

在他離開後不到一分鐘，有個人匆匆從門口快步走了進來。

那人穿著白恤和牛仔褲，略長的頭髮被風吹得有些凌亂，年輕清秀的面容上倒是看不出絲毫慌亂，只有一絲隱約的凝重。

進門後，他向櫃檯小姐問了面試地點，便匆匆走去。

會議室門口，負責主持面試的人事經理張琴正好在叫下一個面試者的名字，「裴

安伊先生，裴安伊先生來了嗎？」

「是我，抱歉，我來晚了。」裴安伊舉著手，跑了兩步，終於趕在女負責人要沒耐心前到了。

「怎麼這麼晚？約定的時間已經過了五分鐘吧？我們集團不歡迎沒有時間觀念的人。」張琴顯然對裴安伊的遲到感到不滿，當即板起臉訓斥。

裴安伊皺起眉，目光不由得順著她身後開著的門看了過去。

會議室裡，只有低頭翻看應徵資料的顧恒一個人在。

似乎是感覺到了門外的視線，顧恒抬起頭，和他對視了一眼。

「對不起，路上出了點意外，我不是故意遲到的。」裴安伊著急地解釋著，朝張琴鞠了一躬，眼角餘光瞄到顧恒似乎從座位上站了起來。

「怎麼了？」果然，幾秒後，顧恒淡漠的嗓音從門邊響起。

裴安伊不是第一次見到他。之前他偷偷摸摸來見施煒的時候，曾經在顧氏的辦公大樓外，遠遠看過他一次。

「顧先生，我是來應徵的，但是路上出了點小意外，所以遲到了五分鐘。我不是故意的，請你給我一個機會。」

沒有再去看張琴的臉色，裴安伊直接朝顧恒鞠躬。

顧恒淡淡看著眼前的青年，乾淨清秀的模樣、修長卻略顯消瘦的身材，和光澤明亮的眼睛。

總覺得，這個人身上似乎有曉楓的影子。

「進來吧。」半晌後，他開了口，語氣沒有絲毫波動，讓人摸不透他到底在想什麼。

一旁的張琴驚訝地瞪大了眼睛，看了裴安伊一眼，才不情不願地讓他進了會議室。

「裴安伊先生，請你出示你的相關證件和資料。」

在椅子上坐下後，張琴就面無表情地開了口。而顧恒則是低頭看著裴安伊的資料，沒有再抬頭看他。

裴安伊輕輕咬了咬唇，站起身，朝著顧恒和女負責人又鞠了個九十度的躬，「很抱歉，我在履歷表上填的資料不是真的，其實我只有高中畢業。」

「你說什麼」

張琴驀地站起身，不敢相信地瞪視著裴安伊。顧氏成立這麼多年來，還是頭一次出現敢填假資料來應徵的人。

裴安伊維持著鞠躬的姿勢，頭低得更低了，「因為我知道如果我照實寫，一定連面試的資格都沒有，但我認為我有能力做好這份工作，我不想因為學歷低就放棄，而且，這份工作對我來說很重要。」

大聲說完這些話，裴安伊緊張地等待著顧恒的反應，雖然女負責人已經氣得跳腳，但是歸根究柢來說，最後做決定的人是顧恒。

「你以為這種欺騙的行為可以被原諒嗎？你把顧氏當成什麼地方了，你……」

張琴火大地斥責著裴安伊，但話未說完，就被顧恒打斷了，「張琴，妳先坐下來。」她一下子愣住了，轉頭狐疑地看著顧恒，但還是聽話地坐了下來。

「裴先生，你也請坐。」顧恒的嗓音還是一如以往的淡漠，絲毫不給別人猜測他情緒的機會。

裴安伊心裡直打鼓，慢慢直起身，坐下。

「裴先生，一個有工作能力的人，應該同樣有能力繼續升學。我想請問，為什麼你會在唸完高中之後，沒有繼續上大學呢？」顧恒直視著裴安伊，淡淡開了口。

「我是在育幼院長大的，能讀完高中已經很幸運了，沒有能力再負擔大學的學費，所以……」

「那麼說來，你從高中畢業後就開始工作了？」

「嗯，雖然都是打工，但是我努力養活自己，也盡量補貼育幼院的費用。這幾年下來，累積了不少工作經驗，所以看到顧氏徵實習祕書，就想來試一試。」

裴安伊答得很流利，心裡卻十分忐忑。因為他這些話，虛構的成份可不是一點點而已。

「你在哪個育幼院長大？」

「幸福育幼院，兩年前被拆了，不過後來大家籌錢，又重建起來了。」

「你現在還常回去嗎？」

「嗯，一周至少會回去一次。」

顧恒問著這些看似和面試完全無關的話題，和裴安伊聊了一會兒，便讓他回去等通知。

裴安伊走後，張琴不解地看著顧恒，「總裁，你不會真的打算用他吧？」

「我確實有這個打算。」

「可是他填假資料啊！」

張琴的眉頭皺得死緊，她在顧氏當人事經理已經很多年了，很清楚公司要的是什麼樣的人，像裴安伊這種會投機取巧的人，不是顧氏會錄用的人。

顧恒卻只是淡淡笑了笑，「有時候，機會是要靠自己爭取的，而且他的身世的確堪憐。」

張琴不服氣，低聲嘀咕，「誰知道他說的是真是假。」

「是真是假，妳調查一下不就知道了？」

「好吧，我明白了。」

嘆了口氣，張琴站起身，往門走去，雖然看來顧恒已經決定要用裴安伊了，但是其他的應徵者，還是要一個一個面試過的。

「副總，這兩份企劃書如果沒有問題的話，我就讓小裴送去給總裁了。」

這天一早開完了晨間會議，施煒和祕書一起回到辦公室，祕書便指著手裡的企劃書說道。

施煒點了點頭，卻在祕書轉身要走時突然想起什麼，「等等。」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妳剛才說誰，小裴？」

「是啊，就是總裁那邊新來的實習祕書。」

「他姓裴？」

「嗯，裴安伊，名字很好聽吧？長得也很帥呢。」祕書說著，忍不住笑了起來。施煒卻怔住了，他皺緊眉，懷疑自己是不是產生了幻聽。

「妳再說一遍，他叫什麼？」

「裴安伊啊，怎麼了？」這下換祕書懷疑了。

「沒什麼，妳去叫他過來，我自己把文件給他，有些細節我要交代一下。」沉吟了片刻，施煒神色如常地說了一句。

祕書雖然不解，但還是把文件放在施煒的辦公桌上，應聲退了出去。

等待裴安伊到來的那幾分鐘裡，施煒心裡的煩躁根本無法用言語來形容。

安伊來應徵顧恒的實習祕書？怎麼可能？

明明和自己分手了，卻又跑到顧氏、跑到離自己那麼近的地方工作，他到底在想什麼？

「咚咚！」門外傳來敲門聲，把施煒從胡思亂想中拉回神。

他沉聲應道：「進來。」

來人推開門，很快走了進來。

白色短袖襯衫、規規矩矩的領帶和西裝褲、剪短了的頭髮，都是施煒不熟悉的造型，卻是他熟悉的人。

真的是裴安伊。

施煒睜大了眼睛，幾乎用盡了渾身的力氣才克制住自己站起身的衝動。

「副總，你好，初次見面。我是新來的實習祕書裴安伊，請問你找我有什麼事？」

裴安伊語氣平靜地說著，臉上沒有表情，公式化的口吻讓施煒皺起了眉。

但比起這冷淡的態度，更讓施煒不爽的是他說的話。

副總？初次見面？

這傢伙打算和自己裝陌生人？

施煒慢慢站起身，嘴角勾起冷笑，走到裴安伊身邊，微眯起眼睛看著他，「安伊，任性也要有個限度。」

「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，副總。」裴安伊眼睛直視著前方，甚至沒有正眼看著施煒。

那似乎完全不把他放在眼裡的態度，讓施煒心裡的火氣一下子全冒了上來。

他一把拽住裴安伊的手臂，把他推到牆邊，自己隨即緊緊貼了上去。

用雙臂把他限制在自己和牆壁之間，兩個人的臉相距不超過兩公分，施煒咬著牙問：「你到底來幹什麼？」

「工作。」裴安伊終於正視施煒，冷冷地回答了他的問題。

「哼，我以為你賣房子的錢夠用一輩子了。」

「那你真是太低估我了，副總。牛郎花錢從來不知節制的，你大概還不知道吧？」冷笑著勾起嘴角，裴安伊臉上的笑容讓施煒很想揍他。

「你怎麼不回去做你的老本行，那樣賺錢快多了。」回報以同樣的冷笑，施煒說出口的話讓裴安伊的心裡狠狠抽痛了一下。

就像是拿把鈍刀在心口上劃過，不會留下傷口，卻疼得厲害。

他沉默了好半晌，才深吸了口氣，「老本行下班之後也可以做，我看這裡願意上我床的人不會少。」

施煒終於被他成功挑起了怒火，一個巴掌毫不遲疑地搥了過去！

「啪」的一聲，裴安伊被打得側過了頭，劉海正好蓋住了表情，也徹底遮擋住了施煒的視線。

施煒覺得打了他的掌心開始發燙，就像要燒了起來一樣。

辦公室裡陷入一片寂靜，施煒嚥了口口水，想說話，卻說不出來。

兩人足足沉默了將近五分鐘，裴安伊才慢慢轉回頭，嘴角有些腫，還帶著淡淡血絲。

他伸出舌頭舔去嘴角的血，臉上的表情卻是一副無所謂的模樣，水潤的眸子輕眨了一下，看向施煒，「副總，下次你再打我，我會告訴總裁你對員工使用暴力。」停頓了幾秒，見施煒沒接話，他繼續說：「如果你沒有別的話要說，我要先給總裁送文件去了。」

說完，他推開施煒，走到辦公桌邊，看到那份用文件夾夾好的文件，拿起來就走。施煒愣在原地，直到裴安伊的背影消失在視線裡，這才回過神。

他低咒了一句，對自己剛才又隨便動手的行為感到惱火。到底是怎麼了，一看到裴安伊，他就總是失控。

變得暴躁、暴力，根本無法控制自己。

剛才……又是自己先出手傷他的……

「可惡！」施煒一拳砸在牆壁上，胸口翻騰著的情緒讓他呼吸不暢，之前從英國回來的時候還想過要好好哄哄裴安伊的。

但現在，舊傷未癒，又添新傷。

好一會之後，他才慢慢冷靜下來，深吸了口氣，回到自己的辦公桌後。

經過落地窗時，他往下看了一眼，正好看到裴安伊拿著文件走出大樓，上了一輛公司用車。

他記得那輛車的司機似乎也很年輕，和裴安伊差不多大。

從他的角度雖然看不清車上的情況，但是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心裡突然有種不怎麼舒服的感覺。

看著車子漸漸駛離視線，他沉思了幾秒，拿出手機撥通了顧恒的電話。

「阿煒？有事？」顧恒很快接起電話，聲音一貫的冷靜。

「阿恒，我想向你要個人。」開門見山，他不想在這件事上和顧恒多費口舌。

「誰？」

「裴安伊，我想讓他來當我的祕書。」

電話那頭的聲音似乎怔了怔，「為什麼？你的祕書做事不夠俐落嗎？」

「其實他是我朋友，不過我之前不知道他來應徵。我想讓他跟著我，好多學點東西。」

施煒淡淡地說著，他知道自己理由不夠充分，尤其是對顧恒這種理性派的人來

說，他提出的理由實在太過牽強。

如果是要學東西，跟著顧恒學就行。

電話那端的顧恒沉默了好一會兒，這讓施煒有點緊張，腦子裡飛快地轉著還有什麼理由能用。

「阿煒，你最近負責的電子設備投標案是公司下半年最重要的一個案子，這種時候換上完全沒有經驗的祕書，你覺得真的沒有問題？」

沒有想到顧恒會在這時候突然提起這件事，施煒怔了怔，但很快回答，「這個案子剛開始，所有資料我都會讓他認真看過。」

「那好吧，他是新人，你多費點心。」

顧恒這句話似乎說得很隨意，又讓施煒愣了下，老實說，他有時候真的不知道顧恒在想什麼。

能夠在他提到換人的時候馬上想到最近的大案子，說明他很謹慎，而且不太放心，可是為什麼又如此輕易地答應了呢？

「我知道了，那你需要的助手……」

「讓你的祕書過來做就是了。」

「好，我會跟人事部說一聲。」

「嗯。」

掛斷電話，施煒皺眉沉思了一會，轉身走出辦公室，往人事部的方向走去。